

ENGLISH AND AMERICAN CLASSICS

Vol. 107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A PURE WOMAN
FAITHFULLY PRESENTED

By

THOMAS HARDY

(An Abridged Edition)

With Biographical and Literary Notes by

Deng Yi 邓懿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哈代的代表作。本书描述一个美丽、年轻而善良的村女苔丝在德伯太太家中认识了她的儿子艾利克，失身后远去南方一个奶牛场谋生，真心爱上了安琪，但安琪却因她的污点把她遗弃了。后来虽勉强成为艾利克的妻子，可是在安琪再度来找她时，她因痛苦绝望而杀死了艾利克。苔丝最后被判处死刑，成为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品。

哈代给本书写的副标题是“一个纯洁的女人”，意思是美丽、高尚而纯洁的都要在那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遭到灭亡；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本书的主题。

英美古典文学注释丛书

TÁI SÍ GŪ NIÁNG

苔 丝 姑 娘

(节选本)

〔英〕托马斯·哈代 著

邓懿 注释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9017·1378

1985年4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198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448 千

印数 26,600 册

印张 15 3/4

定价：1.95 元



苔丝与安吉尔在新婚之夜

(朱宽涛画)

前 言

本书作者托马斯·哈代 (Thomas Hardy) 是杰出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他既是诗人，也是小说家。本书是他留给世界文学宝库的一份厚礼。

一

1840年6月2日哈代生于英国南部 Dorsetshire 郡郡城 Dorchester 附近一个名叫 Upper Bockhampton 的小村庄里。父亲是一个建筑技师，母亲出身于地主家庭。靠近法国的 Jersey 岛的总督 Clement le Hardy 是他们的祖先；所以也可以说哈代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

哈代十六岁的时候，拜寺院建筑师 Mr. Hikes 为师，十九岁赴伦敦从皇家学会会员 Sir Arthur Blomfield 学建筑，同时又在 King's College 读书。1863年他写了一篇论文 *Coloured Brick and Terra-cotta Architecture*，得到英国建筑学会奖牌；同年又以建筑图案得奖。

1865年3月哈代发表了 *How I Built Myself a House*。这是他的第一篇文章。在他二十二岁到二十七岁这个期间，他想做个诗人，试着写诗。他在大学里学了文学、哲学和神学，开阔了眼界。他对神学感到失望，便抛弃了教会的教条，成了一个“自由思想者”。他的这种思想在本书男主人公 Angel 身上得到了反映。

哈代也写小说，第一篇叫 *The Poor Man and the Lady*，但是从未发表，因为梅瑞狄斯 (George Meredith, 1828—1909，也是小说家，当时是出版公司审阅稿件的人) 劝他改写。《非常手段》(*Desperate Remedies*) 就是根据梅

瑞狄斯的建议写作，于1871年第一次公开发表。1872年和1873年先后发表了《在绿荫下》(*Under the Greenwood Tree*)和《一双蓝眼睛》(*A Pair of Blue Eyes*)，从此，他便决定放弃建筑业而从事笔墨生涯。

1874年，三十四岁的哈代和 J. A. Gifford 结婚。婚后住在 Dorsetshire 北部 Sturminster Newton (即本书中的 Stourcastle)，后来又迁到伦敦和 Dorsetshire 东部的 Wimborne，最后他们在 Max Gate 定居下来。

哈代的成名之作是《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1874)，但他最好的小说要算他1891年出版的本书和1895年出版的《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这两部小说特别遭到资产阶级读者和批评家的猛烈攻击，认为是不道德的、是对世界上最宝贵的神圣事物的亵渎。哈代一怒之下，放弃了写小说而从事于写诗。他这种遭遇正好说明了英国文学现实主义发展中的情况：统治阶级压抑作家，使之沉默。直到二十世纪，具有民主思想的读者阶层才以热情的高度评价，迫使统治者对作家给予了应有的承认和尊敬。

1898年哈代发表了《维塞克斯诗集》(*Wessex Poems*)，取得了诗人的地位。1904年，1906年和1908年，他先后发表了《列国》(*The Dynasts*)的第一、二、三部，以拿破仑为中心题材。诗人自己认为这是“史诗剧”(epic drama)，英国政府还为他颁发了勋章。1910年11月，Dorchester 向他赠与了公民权，这也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1912年哈代丧妻，他写了一系列的悼亡诗，缠绵悱恻，感人至深。1914年他和 Florence Emily Dugdale 结婚，生活和谐美满。

1928年1月，哈代逝世，享年八十八岁，从事创作约六十年之久。他年近六十才开始写诗，有人担心他年老力竭，已经是江郎才尽，其实他才华横溢，仍然是感情充沛、想象

丰富的诗人。有的评论家说他主要是诗人，可以和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英国著名的湖畔派诗人)媲美；有的则说他主要是小说家。哈代自己也比较倾向于前者的意见，但是他的小说，特别是本书，是十九世纪末叶英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哈代生前曾经表示希望死后葬在 Max Gate 附近的 Stinsford Churchyard，但群众舆论都认为他应该按照习惯葬在伦敦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ey)。最后折衷的结果是把心脏取出来埋在乡下，火化后的骨灰葬在西敏寺的诗人墓地。这种奇特的做法，倒是和他的性格一致。

二

哈代生活了八十八年，经历了英国社会的一个漫长的变化时期。读者在他的作品里清楚地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影子。在那几十年中英国农村正在走向凋敝和崩溃，而英国的工业则经历了由小到大再由盛而衰的过程。农民和工人始终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同时也日益觉醒加强斗争。宪章运动对英国文学很有影响，例如艾内斯特·琼斯 (Ernest Jones, 1819—1869)，是有名的宪章派诗人，而名小说家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盖斯凯尔夫人 (Elizabeth Cleghorn Gaskell, 1810—1865) 等人作品中都对它有所反映。可是，哈代是工业资本主义胜利以后残存的农业英国的最后代表，除了他在伦敦短短地住了几年以外，漫长的岁月都是在乡村度过的。他厌弃伦敦那种竞争的、约束的生活，一旦能脱出身来，便再也不肯回去。他爱好自然，能充分欣赏田园生活的恬静乐趣，认为农村的生活能给他自由和快乐。在他早期作品里，有许多这方面的描写。本书主人公 Tess 在牧场遇见 Angel，两人在优美的大自然怀抱中谈情说爱的部分，在哈代笔下充满了诗情画意。有的评论家说这一段的描写令人读之泪

下；作者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境界，就在于他是用饱蘸了对乡村的诚挚热爱的笔写出来的。他没有直接写宪章运动，但是工业资本主义对农村的冲击他是耳闻目睹感受很深的。本书中 Tess 和 Angel 婚后分手，独自到一个小农场去作短期雇农谋生。她在饥寒交迫下从事着力所不及的劳动，而场主的斥责更和她早先在牧场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我们看到了农工、牧人、小农场主等在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的袭击下的艰难岁月，也看到作者对旧日田园的无限怀念。在他的生活后期，他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文化的衰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上和道德上都走到绝路，而他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这一危机的。他高超的现实主义反映是英国社会在这段时间里的一面明镜。

三

哈代把自己的作品分为四组：第一组是罗曼史和幻想 (Romances and Fantasies)，包括《一双蓝眼睛》一类的小说；第二组是爱情阴谋故事 (Novels of Ingenuity)，包括《非常手段》一类小说；第三组是性格和环境的小说 (Novels of Character and Environment)，是他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包括《无名的裘德》、《远离尘嚣》、《还乡》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1878)、《卡斯特桥市长》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1886)、《林中人》 (*The Woodlanders*, 1887)、《维塞克斯故事》 (*Wessex Tales*, 1888) 和《绿荫下》等一系列小说，而以本书为最；第四组是他的诗歌，如抒情的《维塞克斯诗集》 (*Wessex Poems*, 1898) 等和史诗剧《列国》等。

著名的英国诗人及文艺评论家 Lascelles Abercrombie (1881—1938) 把哈代的作品比作哥特式建筑。根据各自艺术上的重要性，可以分出主次。例如：

1. 《远离尘嚣》

2. 《还乡》

3. 《卡斯特桥市长》 5. 《德伯家的苔丝》

4. 《林中人》 6. 《无名的裘德》

这六部小说相当于寺院的主要部分，可以比作立有庄严石柱的教堂大殿，特别是最后两部，其结构和内容的深度都可以和教堂的十字形耳堂相比而无愧色。《绿荫下》相当于门廊，而史诗《列国》可以比做最神圣的祭坛。至于《维塞克斯故事》等不过是附属建筑物，而其它一些作品更是无关紧要，可以看作重要作品出现前的准备或重要作品之间的插曲。

哈代作品除了《维塞克斯故事》和《维塞克斯诗集》以外，还有《维塞克斯小说》(Wessex Novels)的说法，这是《绿荫下》一类小说的统称，因为小说背景主要都在维塞克斯。Wessex 就是 West Saxon。五世纪时盎格鲁撒克逊人由北欧渡海到英格兰，到七世纪成立了七个王国，是为“七国时代”，而西撒克逊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地方在英格兰南部，相当于今天的 Devon, Dorset, Somerset, Wilt 等郡；哈代在作品中不用今名而用古名，是想避免现实性，增加艺术性。苔丝活动的舞台也在这一地带。他作品中大量出现这一带地方，不仅因为它是哈代熟悉的故乡，而且是因为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如上所述，哈代是酷爱田园生活的，但是资产阶级关系的侵入破坏了农村这块健康、自然的生活的最后基地。他这种惋惜在他大部分作品中形成了悲观的基础。他认为人的情感在农村中可以寻到较好的土壤，这里比城市社会的拘束要少。人要生活在谦卑愚昧之中，离大自然越近，就越容易快乐，因为知识意味着忧伤。不过，大自然并不仁慈，而是对人怀着敌意：它和人们追求幸福的天然意图是有矛盾的，因为世界本来不是为幸福创造出来的。所以哈代说：“幸福不过是痛苦戏剧中的偶然插曲。”他认为宇宙间有一股无所不在的巨大力量 (Immanent Will)，人在它的掌握

之中，听任摆布，无能为力。至此，他的悲观主义又带上了宿命论的色彩。在他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是以悲剧结局。如果按创作年代把他的维塞克斯小说排列起来，可以看到醉人的田园诗如何让位于严峻冷酷的毁灭的描写。作者世界观的这种悲观主义倾向，正是资本主义走上绝路的反映。

哈代善于描写爱情，他认为人们的性格在爱情的体验中表现得最为深刻。他着意描写在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主人公的爱情，而这种爱情又往往与现实社会的法律、制度等等有冲突。他曾说：“在这个有缺陷的社会里，根本没有感情的地位，而人们又要去发展感情，真太残忍、太不公道了！”他以直率而诚恳的态度，揭露这种冲突下的矛盾，于是招来了伪善的资产阶级评论家的责难，说是不道德。我们则认为这些刻划人物性格和环境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

当然，哈代的现实主义和十九世纪中叶的现实主义有所不同。例如说哈代作品缺乏包括全部社会人生的广阔画面，缺少直接反映阶级斗争的描写，他的视野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古典作家相比，确是相对地狭小，但在深度和细腻方面则有新的突破。他洞察人物的心灵深处，十分了解他们的精神活动，即使对普通的男女也不持傲慢的态度，在哈代笔下男女老幼都有血有肉、有独自的性格和丰富的感情。实际上，哈代发展了现实主义——在心理描写的深度上、精确度上、多样性上和心理分析方面都达到新的高度，而这正是十九世纪后期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重要成绩。

四

本书全名是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意思是“德伯家的苔丝”，指的是女主人公 Tess Durbeyfield。她是个聪明、美丽、纯朴、善良的农村姑娘。父亲不爱劳动，嗜酒成

性，是村里的小商贩，家里儿女成群，生活相当困苦，Tess 是他的长女。村里牧师一天告诉他说他是贵族 D'Urberville 的后代，他异常高兴，感到飘飘然了。

另一个村子住着一家极为富有的 D'Urberville，母子二人，吃穿不尽。父亲是商人，早已去世。他本来不是这个姓氏。发财以后，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在图书馆里找了不少古书，最后采用了这个贵族的姓氏，由北方迁到南方这个乡村来作绅士了。Tess 在父母的怂恿下去到这个宅邸想认本家，未能达到目的；Tess 便去给这个有病的贵妇人养鸡，以缓和家中的经济困难。Tess 的父母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还希望这位老太太能终于认亲，不想她的儿子 Alec 以势欺人，把十五岁的 Tess 奸污了。

气忿之下，Tess 回到自己家乡。她生了一个小孩，不久也夭折了。她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就离开家乡去自谋生路，在一个大农场找到一个挤牛奶的工作。另一个村子的牧师的儿子 Angel Clare 正在这个农场实习农业工作，计划将来自办农场。两人见面，彼此都生了爱情，但在 Tess 心里，一直还有苦恼：自己是个失身的女人，还有资格去爱 Angel 吗？她多次想把自己的隐情告诉 Angel，但阴错阳差总未成功。只是在新婚之夜，她才向自己的丈夫坦白“罪行”，不想引起 Angel 的忿怒和鄙视。虽则 Angel 自己从前也有类似的行为，但他还是理直气壮地抛弃了 Tess，自己到巴西去了。

Tess 孤身一人，十分凄惨，她既不肯向 Angel 父母求援，也不愿再回家乡重遭村人白眼，就茹苦含辛地到一家农场当雇工。生活苦，劳动重，但她还抱着一线希望，等待着 Angel 回心转意。

这时，Alec 在 Angel 的父亲的感化下也成了牧师。当他和 Tess 重逢并得知她的遭遇之后，就要求 Tess 和他结婚，以弥补过去的罪恶；Tess 拒绝了他。后来 Tess 的

父亲病故，母亲和弟妹无依无靠，她给 Angel 写信又久久未得回音，走投无路，她只好接受了 Alec 的保护。这时 Angel 开始悔恨自己过于无情，回到英国来找她言归于好，却发现 Alec 和 Tess 住在一起。Tess 一见 Angel 喜恨交集，杀死了 Alec，和 Angel 一起逃走。她希望重圆破镜、享受幸福，但很快就被逮捕处死。全书以 Angel 遵从 Tess 的遗嘱和她妹妹结婚而告终。

哈代在本书中描写了一百年前英国的经济结构因工业资本侵入农村而发生的巨大变化。这里出现了“自然”和“文明”的冲突，“自然法律”和“社会法律”的矛盾，而女主人公就是这些冲突、矛盾下的牺牲品。在这部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家长统治的农村如何逐步解体、小有产者如何日渐贫穷、乡村无产阶级如何出现并四处流浪寻找活路，以及富农如何残酷地剥削雇农等等。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分子犯了强奸罪而不受处罚，天真无邪的劳动妇女却受凌辱、受欺压、受饥寒而必须自己勇敢地承担一切！传统的偏见和伪善的社会的受害者，倒成了伏法受刑的杀人犯！这是多么残酷、多么不公平的社会啊！

但是，宪章运动和欧洲大陆革命之后，英国出现了“维多利亚鼎盛时代”，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英国那种外表体面的市会主义和道学气的伪善伦理获得胜利的时代”。资产阶级文学认为这时的道德标准神圣不可侵犯，而它的社会制度更是不容变更。政府也拼命鼓吹维多利亚时代是举国幸福的时代，于是出现了许多歌功颂德的作品。哈代强烈地抗议这种虚假的乐观主义，而资产阶级御用文人当然也不能容忍哈代对这种社会的热情控诉和大胆抗议。所以哈代要想发表自己的作品是困难的，他必须想方设法冲破各种阻力，才能和广大的、有进步思想的读者见面。例如本书在 1891 年第一次问世时，是用章回小说的形式在一家杂志上连载的，后来才连缀成书。但就这样，还不免受到剧烈的

抨击，被指责为触犯了社会的偏见和众神的主宰。所以1919年哈代为本书第五版作序时说：“社会上对于书中各点起劲的批评，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在感情上还都令人难忘。”

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纯洁的女人”。这是哈代在写完全书并校完以后才加上去的，实际上是作者对女主人公的盖棺论定。但他说：“谁也想不到这几个字引起来的反驳比全书里任何部分都多。”这并不能动摇作者，他写作的目的就是要“简单朴素地把意思表达出来”。伪善的卫道士也许把 Tess 斥为最污浊的女犯，但在作者心中，她是那吃人社会的牺牲品。因此他在扉页上又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诗句：“可怜你这受了伤的名字！我的胸膛就是一张床，要给你将养！”我相信我们的读者在读罢全书之后，一定也会产生同样的情感，愿意把自己的胸膛给纯洁的 Tess 养伤。

当然，本书也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作者把一切都归为命运支配的悲观主义。书中最后一段在 Tess 死后说：

明正“典刑”了，众神的主宰（希腊悲剧家埃斯库勒斯用语）也结束了对苔丝的戏弄。

这是激烈的讽刺、深沉的呐喊。虽然哈代对民主社会运动袖手旁观，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希望，不可避免地要坠入悲观主义和宿命论，这是他的弱点；但他对那个社会的大胆暴露和无情的鞭挞，总是紧紧地扣住读者心弦。所以不抱偏见的公正的读者都将承认他是英国文学伟大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人。我们今天虽然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崭新世界里，但除了学习语言之外，这样一本小说还的确有其认识价值。

邓 懿

CONTENTS

Phase the First

THE MAIDEN, I-XI	1
------------------------	---

Phase the Second

MAIDEN NO MORE, XII-XV	68
------------------------------	----

Phase the Third

THE RALLY, XVI-XXIV	90
---------------------------	----

Phase the Fourth

THE CONSEQUENCE, XXV-XXXIV	139
----------------------------------	-----

Phase the Fifth

* THE WOMAN PAYS, XXXV-XLIV	215
-----------------------------------	-----

Phase the Sixth

THE CONVERT, XLV-LIL	299
----------------------------	-----

Phase the Seventh

FULFILMENT, LIII-LIX	360
----------------------------	-----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Phase the First

THE MAIDEN

I

ON an evening in the latter part of May a middle-aged man was walking homeward from Shaston¹ to the village of Marlott,² in the adjoining Vale of Blakemore or Blackmoor.³ The pair of legs that carried him were rickety, and there was a bias in his gait⁴ that inclined him somewhat to the left of a straight line.⁵ He occasionally gave a smart nod, as if in confirmation of⁶ some opinion, though he was not thinking of anything in particular. An empty egg-basket was slung upon his arm, the nap of his hat was ruffled, a patch being quite worn away at its brim where his thumb came in taking it off.⁷ Presently he was met by an elderly parson astride⁸ of a gray mare, who, as he rode hummed a wandering tune.⁹

"Good-night t'ye,"¹⁰ said the man with the basket.

"Good-night, Sir John,¹¹" said the parson.

The pedestrian, after another pace or two, halted, and turned round.

"Now, sir, begging your pardon, we met last market-day on this road about this time, and I said 'Good-night,' and you made reply, 'Good-night, Sir John,' as now."

"I did," said the parson.

"And once before that — near a month ago."¹²

"I may have."

"Then what might your meaning be in calling me 'Sir John' these different times, when I be plain Jack Durbeyfield,¹³ the haggler?"¹⁴

The parson rode a step or two nearer.

"It was only my whim," he said; and, after a moment's hesitation: "It was on account of a discovery I made some little time ago, whilst I was hunting up pedigrees¹ for the new county history. I am Parson Tringham,² the antiquary, of Stagfoot Lane. Don't you really know, Durbeyfield, that you are the lineal representative³ of the ancient and knightly family⁴ of the D'Urbervilles, who derive their descent from Sir Pagan D'Urberville, that renowned knight who came from Normandy with William the Conqueror,⁵ as appears by Battle Abbey Roll?"⁶

"Never heard it before, sir."

"Well, it's true. Throw up your chin a moment,⁷ so that I may catch the profile of your face better. Yes, that's the D'Urberville nose and chin — a little debased. Your ancestor was one of the twelve knights who assisted the Lord of Estremavilla⁸ in Normandy in his conquest of Glamorganshire. Branches of your family held manors over all this part of England; their names appear in the Pipe Rolls⁹ in the time of King Stephen.¹⁰ In the reign of King John¹¹ one of them was rich enough to give a manor to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¹² and in Edward the Second's¹³ time your forefather Brian was summoned to Westminster¹⁴ to attend the great Council¹⁵ there. You declined a little in Oliver Cromwell's¹⁶ time, but to no serious extent,¹⁷ and in Charles the Second's¹⁸ reign you were made Knights of the Royal Oak¹⁹ for your loyalty. Aye, there have been generations of Sir Johns among you, and if knighthood were hereditary, like a baronetcy, as it practically was in old times, when men were knighted from father to son, you would be Sir John now."

"You don't say so!"²⁰

"In short," concluded the parson, decisively smacking his leg with his switch,²¹ "there's hardly such another

family in England!"

"Daze my eyes, and¹ isn't there?" said Durbeyfield. "And here have I been knocking about,² year after year, from pillar to post,³ as if I was no more than the commonest feller⁴ in the parish. ... And how long hev⁵ this news about me been knowed,⁶ Pa'son⁷ Tringham?"

The clergyman explained that, as far as he was aware, it had quite died out of knowledge,⁸ and could hardly be said to be known at all. His own investigations had begun on a day in the preceding spring when, having been engaged in tracing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D'Urberville family, he had observed Durbeyfield's name on his wagon,⁹ and had thereupon been led to make inquiries about his father and grandfather, till he had no doubt on the subject. "At first I resolved not to disturb you with such a useless piece of information," said he. "However, our impulses are too strong for our judgment sometimes.¹⁰ I thought you might perhaps know something of it all the while."

"Well, I have heard once or twice, 'tis true, that my family had seen better days¹¹ before they came to Blackmoor. But I took no notice o't,¹² thinking it to mean that we had once kept two horses where we now keep only one.¹³ I've got a wold¹⁴ silver spoon at home, too; and likewise a graven seal,¹⁵ but, Lord,¹⁶ what's a spoon and seal?¹⁷ ... And to think that I and these noble D'Urbervilles was one flesh.¹⁸ 'Twas said that my grandfer¹⁹ had secrets, and didn't care to talk of where he came from. ... And where do we raise our smoke,²⁰ now, parson, make so bold;²¹ I mean, where do we D'Urbervilles live?"

"You don't live anywhere. You are extinct — as a county family.²²"

"That's bad."

"Yes — what the mendacious family chronicles call

extinct in the male line¹ — that is, gone down — gone under.”²

“And where do we lie?”³

“At Kingsbere-sub-Greenhill⁴: rows and rows of you in your vaults,⁵ with your effigies under Purbeck-marble canopies.”⁶”

“And where be our family mansions and estates?”⁷

“You haven’t any.”

“O! No lands neither?”

“None; though you once had ’em in abundance, as I said, for your family consisted of numerous branches. In this county there was a seat of yours at Kingsbere, and another at Sherton, and another at Millpond, and another at Lullstead, and another at Wellbridge.”

“And shall we ever come into our own again?”⁸

“Ah, that I can’t tell.”

“And what had I better do about it, sir?” asked Durbeyfield, after a pause.

“O — nothing, nothing; except chasten yourself with the thought of ‘how are the mighty fallen.’” It is a fact of some interest to the local historian and genealogist, nothing more. There are several families among the cottagers of this county of almost equal lustre.¹⁰ Good-night.”

“But you’ll turn back and have a quart of beer wi’ me¹¹ on the strength o’t,¹² Pa’son Tringham? There’s a very pretty brew in tap¹³ at The Pure Drop¹⁴ — though, to be sure, not so good as at Rolliver’s.¹⁵”

“No, thank you — not this evening, Durbeyfield. You’ve had enough already.” Concluding thus, the parson rode on his way, with doubts as to his discretion in retailing this curious bit of lore.¹⁶

When he was gone Durbeyfield walked a few steps in a profound reverie, and then sat down upon the grassy bank by the roadside, depositing his basket before him. In a few minutes a youth appeared in the